

“非洲文学名家名作研究”专题主持人语:

非洲文学近年已成“显学”,接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和龚古尔奖等国际大奖,接连获批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and 多个国家一般项目。非洲文学以其特有的去殖民性、流散性和混杂性赢得了世界各国学者的青睐,又以特有的包容性、对话性和前瞻性使之成为文明互鉴的经典文本。世界文学大家庭中不能忽略非洲文学。非洲有13亿人口,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辉煌灿烂的文学传统,有复杂多样的文学创作,且体量惊人,影响日盛,渐次从“非洲流”走近主流。国内的非洲文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五年成果丰硕,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初步形成了非洲文学的中国学派,出现了“中国非洲文学学”这样由中国学者自己创建的研究理论,相关讨论和文章已经蔚为壮观。专栏中的四篇文章既有结合历史语境对非洲代表作家恩古吉作品的多维阐释,也有结合多丽丝·莱辛的文本对中国学者建构的“三大流散理论”“非洲性理论”特别是“中国非洲文学学”的阐发,还有结合寓言故事和民族文化对较少予以关注的津巴布韦文学经典作品的原发性解读,更有从宏观视阈出发,对戈迪默、莱辛和库切为代表的非洲殖民流散作家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影响进行的理论研究。论文作者均深耕于非洲文学,深入非洲历史,结合创作语境,植入比较视野,在世界文学和文明互鉴的广角镜头下对研究对象加以细致入微的甄别和考察。

——朱振武

恩古吉自传《战时梦》的多维历史书写

王卓 董文静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近年来,恩古吉连续推出了三部自传性作品,为具有悠久历史的非洲自传文学传统作出了独特贡献。《战时梦》是该自传三部曲的第一部。一生以历史书写为已任的恩古吉在自传创作中延续了这一风格,《战时梦》不仅书写了微观层面的个人史,同时还展现了中观层面的家族史和宏观层面的国族史。三个层面的历史书写共筑了一幅多维的历史画卷。本文从恩古吉的自传三部曲和非洲自传文学传统出发,来审视《战时梦》中书写的个人求学史、家族生存史和国族斗争史,以期通过多维的历史书写,探寻这位作家、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复杂又矛盾的文学观、艺术观和政治观的成因,以及恩古吉独特的自传书写方式对非洲文学自传传统的贡献。

关键词:恩古吉;《战时梦》;自传;历史书写

中图分类号:I424.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3-0001-10

0 引言

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 1938—)是肯尼亚英语现代文学和吉库尤语小说的奠

收稿日期:2023-0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国非裔私刑文学研究与美国暴力文化批判”(22AWW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卓,女,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国家族裔文学、英语诗歌诗学、文学教育研究。

董文静,女,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国家族裔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王卓,董文静.恩古吉自传《战时梦》的多维历史书写[J].外国语文,2023(3):1-10.

基人,也是继阿契贝(Chinua Achebe, 1930—2013)之后非洲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小说家、戏剧家、理论家和学者,他的创作生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创作了包括《孩子,你别哭》(*Weep Not, Child*, 1964)、《大河两岸》(*The River Between*, 1965)、《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 1967)、《血色花瓣》(*Petals of Blood*, 1977)、《十字架上的恶魔》(*Devil on the Cross*, 1980)、《乌鸦魔法师》(*Wizard of the Crow*, 2006)等在内的一系列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小说作品、戏剧作品和文论。值得注意的是,从2010年开始,古稀之年的恩古吉连续推出了三部自传性作品,分别是2010年的《战时梦》(*Dream in a Time of War: A Childhood Memoir*, 2010)、2012年的《中学史》(*In The House of the Interpreter: A Memoir*, 2012)和2016年的《织梦人》(*Birth of a Dream Weaver: A Memoir of a Writer's Awakening*, 2016)。自传三部曲的出版很快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1 恩古吉的自传三部曲和非洲自传文学传统

研究者从传记研究、后殖民研究、比较研究、互文研究等多维视角挖掘了恩古吉自传三部曲的艺术特色、人物特点、叙事特点、身份塑造、教育成长等方面的成就。2014年,杰尼弗·阿成·奥蒂诺(Jenipher Achieng Otieno)发表论文《恩古吉〈战时梦〉和〈中学史〉传记研究》(*Autobiographics in Ngugi wa Thiong'o's Dream in a Time of War: A Childhood Memoirs and In The House of the Interpreter: A Memoir*, 2014),运用传记理论,从情节、人物和叙事声音等维度,探究了两部自传作品的审美特点以及艺术手法、叙事风格等的内在关联性。同年,伯纳德·奇维亚尼·安蒂诺(Bernard Chweya Nyantino)在《论恩古吉·瓦·提安哥的〈战时梦〉和沃尔·索因卡的〈阿凯:我的童年时光〉中的记忆再现》(*Representation of Memory in Ngugi wa Thiong'o's Dream in a Time of War and Wole Soyinka's Ake: The Years of Childhood*, 2014)一文中,比较了索因卡和恩古吉这两位同时期的非洲作家在自传作品中的童年记忆再现形式,探究了童年记忆对两位作家意识的塑造作用,并指出虽然生存的地理空间不同,但两位作家的童年经历极具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两位作家艺术风格、思想观念的相似性。2019年,保罗·宾加(Paul Bingah)发表论文《社会、家庭和自我的再现:对〈战时梦〉和〈孩子,你别哭〉的互文探究》(*Representation of Society, Home and the Self: An Intertextual Inquest into Ngugi wa Thiong'o's Weep Not, Child and Dreams in a Time of War*, 2019),从社会、家庭和自我三个方面分析了两部作品之间的互文性,指出《孩子,你别哭》是《战时梦》的先驱性作品。2022年,阿尔弗雷德·穆甘比(Alfred Mugambi Ong'ang'a)、亨利因·丹加西(Henry Indangasi)和马考·基塔塔(Makau Kitata)三位学者发表论文《论恩古吉〈战时梦〉中采用成人声音和儿童叙述者的统一性》(*Adoption of Adult Voice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Child Narrator in Ngugi wa Thiong'o's Dream in a Time of War*, 2022),采用叙事学、传记学和修辞学的相关理论,指出作者采用童年和成年的双重叙事声音,传递自己对殖民教育、基督教和茅茅运动等关涉非洲命运的政治和历史事件的观点。同年,阿贝恩·希卡姆(Abbane Hicham)和图阿尔比亚·法鲁克(Toualbia Farouk)发表论文,运用后殖民理论探讨了《中学史》中恩古吉混杂的文化身份和语言教育问题,指出恩古吉通过自传书写不断进行身份建构、思考非洲社会的去殖民化问题。

恩古吉晚年转向自传创作的原因,不难理解。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总结人生。走过漫长的、不平凡岁月的作家,回首往事,往往颇有触动,因此创作自传往往也是作家们创作之旅的收官之作。其二,纳入传统。非洲文学中有悠久的自传传统。读者们非常熟悉的几内亚作

家卡马拉·拉伊(Camara Laye, 1928—1980)的《黑孩子》(*L'Enfant Noir*, 1953)就是一部经典的非洲作家自传作品。其三,延续个人的自传倾向。事实上,恩古吉的文学创作一直有一种自传性趋向。对此作家本人有过明确的阐释:

这部选集^①中的故事都成了在过去12年中我的创作的自传,触及在同一时期影响我的观点和氛围。我的创作的确是一种理解我自己和我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处境的尝试。当我创作时,我回忆起在我父亲的房子里的老拳相向的夜晚;我母亲为了让我们吃饱穿暖,受点教育,而在土地上的挣扎;我的大哥华莱士·姆万吉(Wallace Nwangi),在殖民警察的枪林弹雨中,逃向森林躲避。(Thiong'o, 1975: 8)

非洲文学的自传书写传统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经历不同历史时期,延续至当代非洲文学中。非洲自传已然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在人物、叙事、情节等方面有了独特的范式。非洲自传通常的模式是,一名父母都受过欧洲教育的男孩在殖民地出生,他上学去的是欧洲殖民者开办的学校,而这给他造成了相当的痛苦,但也经历了一种对他的祖父母的文化的重新认识,并尝试对他的祖先的村庄的游历和探寻。最后他带着对他归属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期待离开了殖民地,奔向大城市或者欧洲的宗主国,接受教育,审视世界(Austen, 2015: 214)。这种基本的情节模式对大多数非洲自传读者不陌生。前文提到的卡马拉·拉伊的《黑孩子》遵循的就是这种模式。而非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尼日利亚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的自传《阿凯,我的童年时光》(*Aké: The Years of Childhood*, 1981)也是如此。两部自传作品都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在殖民主义中的成长”(Austen, 2015: 214)。事实上,这种模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后殖民自传中也常常出现。比如印裔英国作家尼拉德·C. 乔杜里(Nirad C. Chaudhuri)的《一个不知名的印度人自传》(*Autobiography of an Unknown Indian*, 1951)也采用了相似的模式。

自传,尤其是儿童自传,强调“过程中的自我”(self-in-process)。法国作家、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 1918—2000)曾说,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非洲自传的高产标志着非洲文学中儿童的“永恒”(Sow, 2010: 498)。埃斯卡皮的此番分析的确道出了非洲自传文学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刚刚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如同刚刚获得独立意识的孩童,开始关注身份认同和自身成长。和后殖民非洲小说一样,这些后殖民非洲自传也通常“深深地坐落于历史转化之中”,“典型地与危机和创伤……的出现联系在一起”(Sow, 2010: 498)。这些“主流模式”也包括对“种族、性别和/或阶级偏见”的探索(Sow, 2010: 499)。可见,诞生于殖民和后殖民历史语境中的非洲英语自传文学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历史使命。就像阿波罗·阿莫科(Apollo Amoko)所言,非洲自传“参与到关于与遭遇殖民主义后非洲社会基本属性的相同的对话之中”(Amoko, 2009: 196)。对于有着鲜明政治观念、明确的政治抱负的恩古吉来说更是如此。恩古吉的自传书写不仅延续了他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理想和反殖民主义立场,而且重返求学生涯的独特人生经历还使得这些作品反映了殖民时期非洲独特的校园文化(Amoko, 2010: 1)。

2 游吟诗人之歌:“我”的求学史

《战时梦》是恩古吉的第一部自传,主要描述了作者在肯尼亚家乡的童年记忆,记录了恩古吉在

① 恩古吉的短篇小说集《秘密生活》(*Secret Lives and Other Stories*, 1975)

殖民社会中接受小学教育的艰辛过程,并以最终考入当时肯尼亚最好的联盟中学结束。恩古吉的求学史和他成长为作家、社会活动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恩古吉研究关注的角度之一。比如西切尔曼(Carol Sicherman)在《恩古吉的殖民教育》(*Ngugi's Colonial Education: The Subversion ... of the African Mind*, 1995)一文中关注了他在联盟中学和麦克雷雷大学的求学生活与他的政治和文学观形成之间的关系。西切尔曼在另一篇文章《利兹-麦克雷雷的联结与恩古吉的知识发展》(*The Leeds-Makerere Connection and Ngugi'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1995)中探索了恩古吉的大学求学生活与他作为作家的成长之间的关系。然而,对于恩古吉的小学求学经历对他日后作为非洲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成长起到了何种作用,却鲜有关注。

事实上,恩古吉的小学教育才是他人生的真正开端,因为对于和其他同样挣扎于贫困线上的非洲人一样,少年恩古吉对于是否真的能有机会上学,享受这份“奢侈品”(恩古吉,2021:45)并不确定,而这就使得进入校门成为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高光时刻。恩古吉这样书写这个高光时刻:

一天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你想不想去上学?”那一年是1947年,我记不清到底是何月何日。我只记得当时不知如何应答。但是那个问题和那日的场景都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45)

“我”的求学过程充满坎坷,先是在卡曼多拉小学,然后转学到隶属卡加林加的曼果小学。不仅如此,“我”的求学道路曾不止一次有被外界的客观因素彻底中断的危险:反殖民领导人乔莫·肯雅塔被捕导致卡林加学校被禁止,“我”的求学之路被阻断;当“我”被联盟中学录取,也不得不面对母亲无法承担起学费的现实。“母亲家中运道的起起落落,整个国家的战火硝烟……任何一件事都能将我从学习的道路上拽下来。”(178)

“我”的小学求学经历由于一次转学而呈现出耐人寻味的不同非洲教育模式的对比隐喻。“我”最初上的卡曼多拉小学是教会学校,两年后转学至曼果小学,而这是一所非洲独立学校。两所不同学校分别代表了被称为齐罗勒和卡林加两种非洲教育模式^①。两所不同类型的学校带给非洲的孩子们全然不同的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和教育模式。两种不同模式差别巨大,以至于恩古吉认为,“从卡曼多拉,一所齐罗勒学校,转入曼果,一所卡林加学校,我跨越了一条历史性的鸿沟”(89)。这条“鸿沟”甚至在恩古吉“出生之前就出现了”,而多年之后,当恩古吉创作他的小说《大河两岸》时,仍旧在思考这条“鸿沟”的意义(89)。那么这条“鸿沟”是如何形成的?“鸿沟”两岸差别在哪里呢?

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校的教育初衷不同,而教育初衷的不同必然导致课程设置、培养方式的不同。齐罗勒所代表的教会学校培养非洲人的根本目的是为殖民统治输送人才,也就是“会干活”的非洲劳工,而不是学识渊博的非洲学者。这就导致了在齐罗勒学校,非洲教育仅限于木工、农业和基本读写,“对英语的掌握被视为不必要”。而卡林加却努力打破限制知识的枷锁,英语被视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因此英语课开设要早得多。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在非洲孩子的记忆中的体味也迥然不同:“当我回想在卡曼多拉的时光,我脑海中出现的是教堂、沉默的祈祷者和个人成就。而曼果则给我带来表演、公众关注以及团体意识等回忆。”(90)可见,相比之下,后者的记忆要深刻、鲜活得多。在曼果小学,“我”受到丰富的非洲文化教育,尤其是非洲传统音乐和表演。“我”自编自演《恩德米和玛莎提之歌》,唱出了人们对失落的家园的无限惆怅,唤起了众人的共鸣。更为重要的是,“我”在曼果小学的教育让我成为一名“游吟诗人”(95)。这将是恩古吉终生追求的事业和身

^① 关于两种类型学校的名称的来源,参见恩古吉·瓦·提安哥《战时梦》,金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83页。

份。事实上,恩古吉在小学时就确立的“游吟诗人”的身份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恩古吉认为,非洲当代文学和传统的非洲音乐、口头文学之间有着“持久的联系”(Timm, 1992: 3-17),而他也自我赋予了作为非洲歌者的身份。

从“我”对两种不同类型学校的期待和感受之间的反差可以看出非洲人对殖民时期教育的悖论理想:一方面渴望教育带来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希望保留非洲的传统和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双重熏陶”所带来的两种悖论的教育理想在少年恩古吉的世界观中产生了强烈的冲突(朱振武等,2019:145),但显然后者占据了上风。正如西切尔曼所言,“恩古吉在一所吉库尤的独立学校(1948—1955)的小学教育让他意识到‘作为压迫力量的殖民主义’并对农民文化(peasant culture)产生了骄傲之情”,而西切尔曼这里所说的“农民文化”就包括恩古吉在自传中反复强调的他在曼果小学学到的歌曲、故事、谚语、谜语等非洲传统文化(Carol Sicherman, 1990: 19-20)。然而两种教育模式在1953年被殖民政府的教育改革合并,带有鲜明非洲传统文化的课程被取消,音乐、表演和体育节消失了。更为重要的是,一些课程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在历史课上“我”之前学习的是非洲王国和被殖民的历史,而如今“我”却是在学习白人探险者对肯尼亚的贡献,非洲本土的吉库尤语也不再作为教学语言,“吉库尤话在校园中备受打压,在校园中说非洲语言的人就像从前的女巫一样会受到惩罚”(139)。殖民教育的强化成为如恩古吉一样的非洲青少年“非洲头脑的颠覆”的开端(Sicherman, 1995: 11)。恩古吉毕生都在致力于“非洲头脑”的“再”颠覆,为非洲“本土化教育”发声(朱振武等,2020:77),而这也是恩古吉另外两部自传重点关注的内容。

3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家族史

《战时梦》不仅是一部“我”的个人教育成长史,更是一部“我”的家族在历史流变中的求生史。这部家族史在母亲们的故事中世代相传,经过百变演绎,成为一部家族的传奇史。在《战时梦》中,这部家族史是这样开始讲述的:

她^①还是位极好的说书人。每个晚上,我们这些孩子就会聚集到她的小木屋的炉火边,然后演出就会开始。有时候,通常是周末,年纪大些的孩子会把他们的朋友带来,于是这就演变成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故事大会。一个人首先说一个故事。结束后,听众中的某个人会说“这让我想起……”之类的话,这就表明他/她将要讲述另一个故事,即使大多数时候,这个新故事和挑起这个故事的旧故事似乎没有联系。(21)

在恩古吉的童年叙事中,我们见证了他的祖父一家、外公一家、父亲一家在肯尼亚被殖民的大背景下“分崩离析”的家族历史。恩古吉以非洲口头传统讲述家族故事的方式是有着精心的考量的,也是他一贯的创作策略。事实上,这也是恩古吉文学创作的非洲文化之源。多年后,在《心智的去殖民化》(*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1986)中,恩古吉说:“我能生动地回忆起那些围绕在火炉边讲故事的夜晚。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年人讲给孩子听,不过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Thiong'o, 1986:10)恩古吉常常在小说中融入寓言、谚语、歌曲等非洲口头文学传统,作为“表达集体历史意识和人民经验”的策略(Mazrui et al., 1990: 49)。看来这一策略的源头就在于他的童年记忆。

① 这里指的是父亲的四位妻子中最年长的万格里。

父亲的家族史颇为神秘,因为父亲本人和母亲们都对他的过去三缄其口,所以“我”是“从人们的悄悄话、暗示以及偶尔的奇闻轶事中收集到的一点一滴,逐渐拼成了一幅描绘父亲的人生和他那边的家人的简易图”(8)。

父亲家族的最大特点是“逃离”:爷爷逃难来到木兰格,父亲和伯父为了逃避神秘的瘟疫逃离木兰格。试图“逃离”灾难和麻烦的一家人却一直麻烦不断。父亲先是失去了土地,接着又失去了牛羊(96),这个曾经拥有一切的人如今却一无所有(71)。失去财富的父亲性情大变。这个“傲气十足、自命清高”的大丈夫整日借酒浇愁,对妻子们大打出手。失去经济支持直接影响到了庞大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肯尼亚实行一夫多妻制,丈夫和妻子们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又独立的经济关系,父亲的四个妻子之间也在特定的经济独立的条件下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如同“坚不可摧的联盟”。然而殖民经济摧毁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基础,父亲试图争夺家庭事务的权力,同时开始管理妻子们的财产,这导致了传统的家庭结构的失衡,团结的家庭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在某种程度上,恩古吉家族的历史就是他所描绘的“统一的财务资本原则”的牺牲品(Thiong'o, 1986: 83),也是殖民背景下,非洲人认同困境下的“家庭失衡”(朱振武等, 2022: 75)。

父亲一家的经历是殖民时期的非洲家庭的缩影。外祖父一家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殖民背景下另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的佐证。“我”跟随母亲和外公生活时,外公的家庭显赫,是备受敬仰的地主,非洲族群的一族之长,然而因为自己家族成员的政治迫害,整个家庭也开始“分崩离析”:外公失去了心爱的继子科穆彻,亲生骨肉戈慈尼也岌岌可危,借住在他的土地上外孙,如今成了茅茅党游击队员。被殖民政治裹挟前行的殷实之家不得不颠沛流离,故土离散。从恩古吉的早期作品中不难看出,他的家族所遭遇的一切,包括殖民主义对吉库尤文化的影响,基督教的引入加剧了乡村社群中已有的裂痕;殖民者攫取农民土地,加剧了当地农民的贫困;资本主义引入非洲,加剧了对当地劳工的剥削;殖民者的军事暴力和政治压迫等均在此后的文学作品中得以艺术再现(Amoko, 2010: 29)。

恩古吉书写家族史的方式很耐人寻味:一种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时隐时现。比如,“我”的奶奶临终前,“深信这个家族被某个历史久远的致命诅咒或某个嫉妒的邻居施展的妖术笼罩”(9),而奶奶去世前还要求两个儿子远遁他乡,并发誓不再回到木兰格,“并且向他们的后代保守对祖籍的秘密,这样他们的子孙就不会心生回到家族土地的念头,也就不会面临同样的厄运”(9)。这种对家族命运的描写颇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神韵。而对于父亲和伯父逃离木兰格的历程,更是充满了史诗般的想象:

多年后当我读到《旧约》中关于大规模的灾难的故事时,我才开始慢慢理解这种杀死我的祖父母并且让我父亲背井离乡的神秘疾病。那时候,我会想象我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像《圣经》里的人物那样加入某个远离瘟疫的大逃亡,去寻找乐土。但是当我读到阿老表奴隶贸易、传教士探险家,甚至一些伟大的人物,比如1907年的年轻气盛的丘吉尔、1910年的T. D. 罗斯福以及一连串的后来者,我又重新想象我的父亲和叔父是两位身佩弓箭的冒险家,在同一条路径上反复探索,躲避猎人的追杀,与潜行捕食的狮子打斗,从滑溜的毒蛇口中九死一生、从覆盖了无数山谷和山脊的原始森林中勇敢地劈开野荆棘丛,杀出一条血路,直到他们突然站在辽阔的平原上。(9-10)

有学者认为,“恩古吉在此处进行了两次有意的并置,使父亲和伯父的逃亡经历有了超越具体事件的文本性”(代学田, 2019: 83)。这里所说的“超越具体事件的文本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将现

实与虚构、真实与想象、历史与现实的并置。第一次并置是将父亲、伯父因家庭原因而逃难的经历同贩奴贸易、白人殖民者非洲探险、殖民的历史并置在一起,从而将非洲人的艰难的现实回溯到历史源头,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自由往复之桥;第二次并置是将父亲、伯父的逃难行为,同《圣经·旧约》中的犹太民族的《出埃及记》进行互文书写,从而赋予了父亲的逃亡经历以宗教神话色彩。此种书写策略将家族的流散放置在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恢宏的史诗框架之下,实现了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相互观照以及现实与虚构的巧妙融合。

4 “好人华莱士”和茅茅运动

茅茅运动这一关乎殖民与独立的历史事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王卓等,2022:45)。该运动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有独立精神的反殖民运动(Mazrui et al., 1990:55)。“每一个时期的肯尼亚作家都想从自己的角度重新书写茅茅起义。”(Lindfors 5)的确,包括约西亚·姆旺吉·凯里尤基(Josiah Mwangi Kariuki)、塞缪尔·卡黑加(Samuel Kahiga)和莱纳德·奇贝拉(Leonard Kibera)等在内的肯尼亚作家都曾对这段历史进行重述,从各个角度表现肯尼亚反殖民斗争(王卓等,2022:45)。在某种意义上,“茅茅运动是连接肯尼亚过去和未来的关键”(Atieno-Odhiambo, 1991:300),这也是肯尼亚作家不约而同地关注这段历史的原因所在。

在《战时梦》中,恩古吉把个人史同家族史和民族史有机编织在一起,在讲述自己个人成长的历史中,还深刻地反映了殖民背景下的肯尼亚国族的命运变迁。宏大的历史叙事在自传开篇就清晰地呈现出来:

多年以后,当我读到T.S.艾略特的“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的这句诗时,我的思绪飘回到了一九五四年四月的某一天。那天我在寒冷的利穆鲁——白人高地的主要住宅区。这块白人高地是被当时肯尼亚的殖民总督,另一位艾略特——查尔斯·艾略特爵士,特别划分出来供欧洲人居住的地区。如今,那个四月的日子仍历历在目。(1)

这段文字的确透露出“一股浓浓的历史味道”(代学田,2013:99)。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营造出了肯尼亚殖民主义的特定历史阶段。而熟悉肯尼亚殖民历史的人们也会和“我”一样,对1954年异常敏感,因为这恰恰是茅茅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

恩古吉是自我定位的茅茅运动“代言人”(Acworth, 1990:41)。大卫·库克(David Cook)、迈克尔·奥科奴姆科皮(Michael Okenumkpe)等评论家都注意到了恩古吉对这一运动的反复书写(Cook et al., 1997),并认为他的作品捕捉到了茅茅运动的历史和记忆(Fashina, 2009:9-10)。恩古吉的确对这段历史情有独钟。他的小说《一粒麦种》可谓“一部茅茅运动简史”(王卓等,2022:39):小说围绕谁出卖了茅茅运动领袖基希卡(Kihika)这个“核心问题”展开,而对这一答案的追索也成了小说的“中心行动”(Aborisade, 1990:66)。而恩古吉之所以对书写这段历史情有独钟,和茅茅运动这段历史依旧迷雾重重有很大关系。由于白人殖民者对这场运动的歪曲,对于该运动的性质至今依旧争论不休:“这场运动是一个阶级冲突宣言,还是基库尤人的种族复兴?该运动的领导人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暴徒,还是投身于解放运动的理想主义者?”(Mazrui et al., 1990:50)对于书写非洲历史的目的,恩古吉有过清晰的阐释:“非洲为自己解释,为自己代言,并诠释它的过去。非洲拒绝由帝国主义艺术家勾画的历史形象。”(Thiong'o, 1993:79)。在这一点上,恩古吉和阿契贝一脉相承。阿契贝曾言:“创作《分崩离析》的目的是纠正西方话语歪曲的[非洲]人民和国家的整个历

史。”(Alam, 2011: 5)

《战时梦》以真实的童年回忆为基础,再现白人殖民者对茅茅运动的刻意抹黑、歪曲、嫁祸等行为,具有虚构性作品所不具备的震撼力。其中对所谓“拉里大屠杀”再现的揭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拉里大屠杀”是白人报道茅茅起义者反击殖民政府行动的说法,这一标题本身就传达出官方对这一事件的极为负面的定位:

吉库尤的口头新闻和政府的英文刊物总是在同一件事上有相互矛盾的观点,那时候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一开始,这样的矛盾观点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所关注的是我能够读懂英文出版物,而不是这些出版物到底传达了什么内容。对我而言,过程比信息更重要。但是后来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张大幅报纸,上面的标题是《拉里大屠杀》,这下我没法再对其中的信息视而不见了。(142)

然而“我”很快意识到,这些报纸是殖民政府的喉舌,代表的是殖民政府的观点。“自由战士们没有属于他们的报纸或广播,因此他们无法传达他们的观点。”“每一起时间都有多面性。”(142)对于这一事件,肯尼亚人有自己的观点:“拉里大屠杀的确是一场大屠杀,我承认,但这是一场英国政府策划的、为死去的殖民官员以及沦陷的纳瓦沙警察局复仇的大屠杀。”(145)

自传在探求历史真相,还原历史本真面貌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茅茅运动的真实再现则是通过“我”的哥哥华莱士以及哥哥作为茅茅运动的战士对家庭的影响展开的。开卷第一回就是恩古吉回忆自己第一次得知哥哥是抗英英雄的桥段。这个桥段成功地把茅茅运动中的英雄们具象化。茅茅运动不再是传说中的“魔幻故事”,而是身边有血有肉的亲人。孩童的“我”目睹茅茅运动游击队的战士被政府警察追捕,也曾听人讲述过“拉里大屠杀”。殖民政府将屠杀的恶行推到茅茅党游击队头上,殖民政府不断对茅茅党进行围剿和污名化,把茅茅党宣传成崇尚落后、反对进步、反对宗教和反对现代化的野蛮落后形象。而恩古吉则通过自己哥哥华莱士的形象对官方定位的茅茅运动进行了反写。哥哥是大家公认的“好人”:当听闻自己要进行入学考试,作为茅茅党战士的华莱士冒险回家祝贺“我”考试顺利;哥哥小时候学习十分勤勉,多次死里逃生,展现出他作为抗英战士的勇气和智慧,因此被民间称为“好人华莱士”。恩古吉通过对哥哥形象的塑造真实再现了茅茅运动中的战士不仅不是野蛮、愚昧和落后的代表,相反是具有先进思想、善良正直的自由斗士。

法农曾言,对被殖民的人们而言,历史书写的目的是用历史“开启未来”,把历史作为“行动的邀请和希望的基础”(Fanon, 1963: 232),而这也正是恩古吉历史书写的目的^①。恩古吉不断重写茅茅运动历史的用意也恰恰在于以这段特殊的肯尼亚人的反殖民历史呼唤非洲人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未来而奋斗的决心。

5 结语

一生以历史书写为己任的恩古吉在自己的自传中延续了多维历史书写的风格,而他在自传中的历史书写有着更为独特的意义。首先,在童年记忆中闪现的片段被细密编织成个人求学史、家族生存史、国族斗争史,从而使得这部自传性作品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感;其次,这部自传揭示的细节构成了理解恩古吉文学创作的独特“语境”,成为探寻这位作家、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复杂又矛盾的文

^① 关于恩古吉历史书写的四个目的参阅王卓,郭丹阳. 2022. 希望中的忧思——《一粒麦种》中的历史书写[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3):40.

学观、艺术观、政治观成因的密钥;再次,恩古吉以独特的自传书写方式融入了文脉悠长的非洲自传书写传统,并为这一传统的延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 Aborisade, A. 1990. National and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Two Phases of Ngugi's Artistic Praxis[J].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2): 59-74.
- Acworth, W. 1990. Interview with Ngugi wa Thiong'o[J].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2): 41-46.
- Alam, Fakrul. 2011. Reading Things Fall Apart Ecocritically[J].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Journal*(1): 5-14.
- Amoko, Apollo. 2009. Autobiography and Bildungsroman in African Literature[G] // F. Abiola Irel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frican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moko, Apollo. 2010. *Postcolonialism in the wake of the Nairobi Revolution Ngugi wa Thiong'o and the Idea of African Literature* [M]. New York: Palgrave and Macmillan.
- Atieno-Odhiambo, S. 1991.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 in Kenya: The Mau Mau debate[J].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La Revue canadienne des études africaines*(25): 300-307.
- Austen, Ralph A. 2015. Struggling with the African Bildungsroman[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3): 214-231.
- Bingah, Paul. 2019. Representation of Society, Home and the Self: An Intertextual Inquest into Ngugi wa Thiong'o's *Weep Not, Child* and *Dreams in a Time of War*[J]. *Nairobi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59-80.
- Cook, David, and Michael Okenumkpe. 1997. *Ngugi wa Thiong'o: An Exploration of His Writings* [M]. London: Heinemann.
- Fanon, Franz. 1963.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M]. New York: Grove Press.
- Fashina, Nelson O. 2009. Alienation and Revolutionary Vision in East African Post-Colonial Dramatic Literature[J].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2): 1-30.
- Hicham, Abbane and Farouk Toualbia. 2022. *Identity, Decolonial Agency, and the Issue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in Ngugi wa Thiong'o's In the House of the Interpreter* [D]. University of Tebessa.
- Lindfors, B. 1979. East African Popular Literature in English[J].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1): 106-116.
- Mazrui, Alamin and Lupenga Mphande. 1990. The Historical Imperative in African Activist Literature[J].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2): 47-48.
- Nyantino, Bernard C. 2014. *Representation of memory in Ngugi wa Thiong'o's Dreams in a Time of war and Wole Soyinka's Ake: the Years of Childhood* [D]. University of Nairobi.
- Ong'ang'a, Henry, et al. 2022. Adoption of Adult Voice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Child Narrator in Ngugi wa Thiong'o's *Dreams in a Time of war*[J]. *Journal of Language, Technology & Entrepreneurship in Africa* (1): 1-21.
- Otieno, Jenipher A. 2014. *Autobiographics in Ngugi wa Thiong'o's Dreams in a Time of war: a Childhood Memoir and In the House of the Interpreter* [D]. University of Nairobi.
- Sicherman, Carol. 1995. Ngugi's Colonial Education: "The Subversion...of the African Mind" [J]. *African Studies Review* (3): 11-41.
- Sicherman, Carol. 1995. The Leeds-Makerere Connection and Ngugi'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J].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1): 3-20.
- Sow, Alioune. 2010. Political Intuition and African Autobiographies of Childhood [J]. *Biography: An Interdisciplinary Quarterly* (3): 498-517.
- Thiong'o, Ngugi wa. 2010. *Dreams in a Time of war: A Childhood Memoir*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 Thiong'o, Ngugi wa. 1975. *Secret Lives and Other Stories* [M]. London: HEB.
- Thiong'o, Ngugi wa. 1986.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M]. Portsmout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Thiong'o, Ngugi wa. 1993. *Moving the Centre: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M]. London: James Currey, 1993.

Timm, Christine M. 1992. Music as a Point of Resistance in Ngugi wa Thiong'o's Matigari[J].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2): 3-17.

代学田. 2013. 彼黍离离:非洲风景与殖民主义——《战时诸梦:童年回忆录》解读[J]. 东方论坛(4): 97-103.

代学田. 2019. 恩古吉《战时诸梦》中的家庭叙事与反写策略[J]. 河南社会科学(3): 82-86.

恩古吉·瓦·提安哥. 2021. 战时梦[M]. 金琳,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文中只标页码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此译本)

王卓,郭丹阳. 2022. 希望中的忧思——《一粒麦种》中的历史书写[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3): 39-47.

朱振武,袁俊卿. 2019. 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7):135-158.

朱振武,薛丹岩. 2020. 《解放了的埃塞俄比亚》的文明互鉴与去中心化营构[J]. 山东外语教学(5):71-79.

朱振武,游铭悦. 2022. 身份认同与共同体意识——最新诺奖作家古尔纳《最后的礼物》的创作旨归[J]. 山东外语教学(2):71-82.

The Multidimensional Historical Writing in Ngugi's Autobiography

Dream in a Time of War: A Childhood Memoir

WANG Zhuo DONG Wenj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gugi has produced three autobiographical works consecutively, making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time-honored African tradi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literature. *Dreams in a Time of War: A Childhood Memoir* is the first book of Ngugi's autobiographical trilogy. Ngugi, a self-empowered writer of African history, continues this style in his autobiography. *Dream in a Time of War: A Childhood Memoir* not only delineates personal history at the micro level, but also presents family history at the middle level and national history at the macro level. The three levels of historical writing jointly draw a multidimensional historical pic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education, family history of survival and national history of struggle in *Dreams in a Time of War: A Childhood Memoi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gugi's trilogy of autobiographies and the African autobiographical literary tradition, with a view to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the Ngugi's complex and ambivalent literary, artistic and political views as a writer, theorist and social activist with reference to his multidimensional historical writing. Meanwhile this paper will also highlight Ngugi's uniqu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style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African literary autobiographical tradition.

Key words: Ngugi wa Thiong'o; *Dreams in a Time of War: A Childhood Memoir*; autobiography; historical writing

责任编辑:冯革